

半月歷險記

陳貽蓀

我被倭寇俘虜及脫險經過

井塘先生賜存

資料室

陳貽蓀敬贈





3 1764 7274 8

MG
1251
9

半月歷險記

我被倭寇俘虜及脫險經過

陳貽蓀

序

一、讀半月歷險記



東南日報(南)

00915

浙江省黨部陳委員貽蓀，追述其被俘與脫險的經過，洋洋數萬言，展讀之餘，不禁廢卷三嘆！文天祥謂：「時窮節乃見」。其庶幾乎！陳氏之正氣磅礴，也就是我們黨的偉大力量！我們該不但爲陳氏慶，抑且要爲本黨慶。

二、浙江省臨時參議會來函

逕啓者：查本會第六次大會第三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二案「省黨部

委員陳貽蓀，省參議員黃人望，此次被敵俘獲，均能不受利誘，不爲威屈。歷經萬險，間道逃歸。正氣磅礴，足勵頑懦。本會應分別致函，表示敬意，用樹風聲案。經決議：「通過」記錄在卷。除分函外，相應錄案函達，即希查照爲荷。

附記

半月歷險記於六月十九日初載於東南日報，讀半月歷險記，乃東南日報舊日短評。十月二十三日，予接到省臨時參議會來函。均刊之卷首，即以作序。余對短評及來函，一方誠不勝惶恐及不敢當，一方更予余以莫大之揚勵。人生道途頗長，譬如旅行，一生之中，不知須經多少山嶺，多少溪澗。則半月歷險，亦不過經一山一澗。而此記，亦不過偶存其痕印耳。

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貽蓀誌

半月歷險記

陳貽蓀

——我被倭寇俘虜及脫險經過——

弁言

五月中旬，倭寇竄浙肆其毒箠，方岩各機關團體人員，於十七日夜得到通知，多於十八日撤退。余因省黨務幹部人員訓練班及戰時青年工作團諸事，有必須於動身前理楚者，乃命青工團第一大隊第二大隊於十九日先行由胡庫出發，時自方岩至永康之馬路，已澈底加以破壞矣。二十日，予自胡庫經芝英永康縣城等地至桐琴，二十一日、抵端村，二十二日至陸店，二十三日下午一時，自陸店出發，約行三里餘即遇倭寇被俘，三十一日下午五時，在龍游縣某地與蔣祥南冒險下河沿溪脫走，六月四日，始繞道至遂昌北界附近某地，會見十三師羅師長，始可

云完全脫險矣。自予被俘之消息傳出後，各方親友，關心綦切。而傳說紛紜，或云予已被害，或云予已被送往杭州，或斷言予必不屈而死，或言也許參加汪逆和平工作，或言不死必至西湖靈隱寺出家，料余在短期內即能由魔掌中逸出者，尙少其人，一聞余已脫險，相識者莫不以驚以喜，一見面即向予殷殷詢其經過及寇軍情形，予以時間關係，不能人人均詳告，至以爲慊。料不相識之朋友中，或亦有欲知其情況者，因寫此記。予六月五日到遂昌，六日到松陽，七日到靖居口，八日到碧湖，九日到雲和。十一日稍暇，始能操筆追記，予以五月二十三日遇敵被俘，六月五日至遂昌縣城，始到安全境地，故此記以五月二十三日開始，六月五日終焉。因爲時恰及半月，即名之曰半月歷險記。

五月二十三日

上午八時許，武義何書記長如圭來坐，云雙坑可稱安全，且距嶺下湯不過十里，可與

李委員楚狂兄時通消息。予然之，決由陸店遷雙坑。十一時許，命趙琬等數同志押運公私行李第一批出發。予向黃祖吳同志借得便衣，擬化裝。試穿之後仍脫下。照舊穿嗶嘰中山裝。二時，予與趙壽芝同志及工友蔣祥南盛禮崇吳根清黃尊葵同自陸店向雙坑出發，工友均挑公私行李，約行三里許轉出一山峽後，即見交路上有一行士兵，共約七八十人，均全副武裝，中雜有挑夫及便衣者，與予等相距不過數十步，正向予等注視。予頗遲疑，躊躇不前。祥南謂：「這是我們的後方，那來敵軍？必是我軍無疑。」因其服色與我軍并無異也。乃再前進約二十步，掉首見左方路上相距二三百步之間，密密排排，約有武裝兵千餘人。予覺狀況有異，再遲疑不進，此時與我等相距最近之隊伍，已有便衣及武裝者約八九人飛奔而來，予一面關照同行諸人不要逃，因逃已來不及，必被亂槍打死也。一面向之招呼：「你們是不是國軍，我們是國民黨的同志。」來者楞了一楞，停了一停，仍向予等飛奔前來。予告祥南，俟兵到時，可將予之有銜名片交之。彼等既至，喝不許動，先繳祥南所帶之槍，并取閱予之名片後始言：「我們并不是中國兵，我們是日本軍隊」隨即將予等

加以搜查，將文件名片等看了一看後，似已知予之身份。一中國人充日本之便衣隊隊長者——後知其爲偵探組組員——向予發言：「青工團副團長是不是你？」我說：「是我。」又問：「訓練班主任是不是你？」我說：「是我。」并不問我是否省黨部委員，因我之名片上已有此銜也。同來倭軍及以中國人而充日本之便衣隊諸人，均面現喜色，大講其日本話。

寇軍既俘獲予等，——趙壽芝因獨後，離予等百許步，故得走脫。——挑行李之諸工友，仍命其挑行李。將予之兩臂纏以纜帶，但甚鬆，雙手仍可自由活动，乃擁帶予等隨倭軍前進。在余前後者爲一日本人，前之日本人，皮綁腿，持手槍，臍肉甚白而是橫的，兩眼珠旁均纏繞許多紅絲，每一看人，目中即射出寒慄陰光。他一面走一面將我之名片加了許多字，同樣寫了六七張。後面跟的另一日本人，高大身材，比中國人還高，綁腿，背槍，滿臉短鬚。二人均穿笨厚之黃皮鞋，不僅此二人，除中國人充當日本之便衣隊及宣傳班者外，日本兵均穿此黃皮鞋也。予在行進中告前之日本人，什麼責任都由我負，希望他不

要處得同被俘之數工友。他看我一看，目躬寒光，且不說話。後來始知此日本人乃士官學校畢業，任熊谷部隊之情報組副組長。有人告訴我，他此次自吳興出發後，共砍了兩百多個中國人的頭。在吳興時，吳興的老百姓對敵部隊長倒并不甚怕，却怕此人。惜不知其名，姑名曰劊頭。其在後滿臉短鬚之日本人，姑名之曰劊子。

劊頭挾子等行約二里許，即將彼所添寫好之名片數張交與劊子，并命之將子帶下，停於路側，其時蔣祥南等仍挑物隨部隊前進。子心中念，此處或將爲子之絕命地矣。因卽地盤膝而坐，舉行正念。我此時所謂正念，內含三種。一曰念佛。臨終念佛，爲佛法中一要事。但因何念佛？子之念佛與普通念佛，同異如何？此理說來話長，姑留不講。二曰念孔子說的幾句話，其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三曰念孫總理中山先生在軍人精神教育中講的一句話，其語曰「明生死」。此三者或迴環念，或專念一句，而以念佛時爲多。爲何要如此念，其意義乃在以正念加強心力，以正念掃除雜念妄念而已。子既盤膝正念，乃向劊子說：「你喜歡將槍從前從後打死我，都隨你的便。」他不說

話，但頗驚異。行進的日本兵，看見我盤膝開目而坐，一個日本兵持槍站立於側，均以爲異，有的發笑，有的嘖嘖咕嚕說日本話。我坐了數分鐘，復向劊子說：「你喜歡將槍從前從後打死我，都隨便。」他此時說中國話了，但腔調頗硬，似乎是初學的。他說：「不是的，不要怕，部隊長要來了，帶你見見部隊長。」我始知將我停留路側，不過爲報功而已。但仍盤膝而坐，舉行正念。日本部隊繼續絡繹前進，有騎馬之軍官過，劊子即將予之一名片交之。後來有五馬過，劊子向當中之軍官行禮，并報告許多話。日酋點點頭，笑了笑，看看我後，向劊子說了幾句日本話，便繼續前進，劊子挾予同後以行，後始知此日酋乃熊谷也。

將至古竹，一中國人而充日本之便衣隊隊員者向我說：「只要你肯參加和平工作，生命是決無危險的，而且地位待遇都很好。」我說：「和平的理論是什麼，我不懂。」他說：「報紙雜誌刊載和平理論的很多，難道你都不知道麼？」我說：「看是看過一點，但所說道理都不對。」他說：「和平道理是汪先生倡的，難道還不對嗎？」我說：「汪精衛倡

此謬說，等我見了他再問問他的道理。」他的語塞，我再說：「我是中國人，你也是中國人，中國人應有中國人的意識，難道你竟將中國忘記了嗎？」後面一個日本伍長，似乎聽懂我的話，將我推了一把，將他打了兩下，禁止我們談話。

約五時許，敵軍進佔古竹，我在路傍，看見被俘之我便衣隊約七名，兩手皆被反綁，將一根長繩繫在一起，我向這些忠勇的士兵致敬。我們被引進一房內，與偵探隊員同住一室，我頗被優待。好幾個情報組員和一個宣傳班隊員，都向我說不要緊，並向我宣傳和平謬論。我不願答話，有時盤膝端坐，有時靠在草鋪上。許多人中，內有一個身長面瘦許多，天未修面鬚鬚蓬蓬的人，將長丈餘之長帶，一端繫在纏我雙臂之帶上，一端牽繫在他手內，手和我一塊睡覺，我有動作，彼必知之；我有小便，彼亦隨我而起。此人說一口好普通話，我認他是中國人，後方知彼亦日本人，名田中，民國二年到山東經商，民十七年回日本。二七年後，被調參加對中國作戰，此役充任熊谷翻譯及宣傳班隊長。

約九時許，一個姓沈的翻譯來傳我去審問，我跟他到樓上。劍頭先在一椅上坐下，以

陰冷的目光看我。側三板凳上點三枝洋燭，我對面盤膝坐下，姓沈翻譯在中。後知創頭能說三日好搭平語，但他此時裝腔做派，說日本話，要姓沈的翻譯。他首說三點要我注意其語，如我個對待僚屬是從不容氣的。普通的待遇，二、四、六分就夠了，好一點的待遇到四、六、八分，對你待遇好，到九、十、十二分，你應該曉得。這是第一點。現在點了三枝燭，只有三個人，其他什麼人都不知道。你什麼事都不必隱瞞。這是第二點。你肯實說，生命毫無危險；要不實說，就看看我的刀。這是第三點。接着就把他的長柄指揮刀，重重地頓了下來。以下就是創頭與我問答的話：

——你曉得金華有多少中國兵？

——不曉得。

——你怎麼不曉得？

——我不帶兵，當然不曉得。

——你身為高級人員，怎麼不曉得？

——我身雖爲高級人員，但既關軍事機密，自無通知我的必要，當然不曉得。
他狠狠的看了我一眼，將指揮刀重重的再頓幾下，又問：

——你真不曉得嗎？

——真不曉得。

——有個三十四師嗎？

——你既說有，就算有吧。我不曉得。

——有個七十九師嗎？

——你既說有，就算有吧。我不曉得。

——別的呢？

——不曉得。

——真不曉得嗎？他又將指揮刀重重的頓了幾下。

——真不曉得。

到了此時，熊谷派人來叫他，他便下去。去後姓沈翻譯就與我談起話來。

——你爲什麼這樣傻，告訴了他，不就好嗎？

——我不曉得。

——既不曉得，隨便編編告訴他也得。

——我不會編，你編編我聽。

他楞了一楞，想了一想，就說：「我也不會編，編來講了你聽，你也記不得。」我笑了一笑。此時樓梯上皮鞋聲得得地響，劊頭急急地上樓來說：「我有要緊事待辦，等等再問，你且先下去睡覺。」我和姓沈翻譯，便仍回原處。

約夜一時，有人來叫我醒，傳我去問。此時大家均已睡着，鼻息呼呼地吼，同來幾個工友，也均睡着，只有田中跟着我醒來。我既到樓上，只有劊頭獨坐，板凳上僅點了兩枝燭，我仍盤膝端坐，不說話時，便行正念。劊頭也不找沈翻譯了，自己說起中國話來。以下便是劊頭和我對答的話。

——現在只有兩枝燭，只有我們兩個人，第三人決不知道，你不必隱瞞。

——唔！

——金華有多少中國兵？

——不曉得，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他重重的將刀頓了幾下，兇兇狠狠地說：

——蔣××（稱委員長的名字）有什麼密令通知你們。

……沒有！

……你是高級人員，怎會沒有密令。

——我不帶兵，軍事密令當然沒有。

——你們的黨與軍，上級不是相通嗎？

——雖然相通，但既非高級軍官，自不會通知軍事密令。

他將指揮刀重重的頓了幾下，惡狠狠的說：「我限你十分鐘說出來，要是還不說，我

就砍了你的頭。」他隨即將錶取出來，對着洋燭看。

——一分鐘了，你還不說嗎？

——我不曉得。

——二分鐘了，他將刀頓了幾下，並將刀對我晃了一晃。

——我不曉得，叫我說什麼？

——三分鐘了！

我不答話，但行正念。

——四分鐘了！……五分鐘了！

我均不答話，繼續行正念。

……六分鐘了！我告訴你，我不是嚇你的，你再不說，我就砍你的頭。我再問你，你

有父母嗎！

——只有父親。

在什麼地方！

——在貴州。

——你有妻子嗎？

——有。

——在什麼地方？

——在龍泉。

——你看你多傻，多沒有情感，你爲什麼不說，假使你被殺了，你對得起你的父親妻子嗎？

——這有什麼辦法呢？

——八分鐘。

九分鐘。他不再數下去了，他將刀尖背抵了我的鼻。推了我一交，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避開我的目光，氣極了，將我的眼鏡拿下，擯在地上，將我衣袋內圖章取出，擯在地

上。將我的筆記小冊取出。開手便撕，裂後看見許多名字，又將之拚合，無奈已經拚合不起，於是又撕，撕成紙條絲絲，紛紛在地。他叫我去睡，並說：「今天審你不出，明天後天還要審，你小心點！」我尋覓拾起我的眼鏡，幸而沒有將鏡摔破，只折了一隻鏡腳。我仍將眼鏡帶回，爲什麼呢？因我是近視眼，沒有眼鏡，便什麼也看不出。

轉到房內，只聽見鼻息聲此出彼入，時約夜二時。

五月二十四日

繁雲如濃絮，苦雨如亂絲，敵軍並不清晨出發。田中和一個宣傳隊員均來講和平謬論。說中國之敵人，乃英美而非日本，並亂詆抗戰，語多淺薄可笑，余概不答覆之，盤膝危坐而已。田中謂「你們抗戰有何意義」？祥南對他說，「我們抗戰的目的在求平等。」田中太爲不滿，說人是沒有平等的，絮絮加以解說。

幾個便衣隊進來，宣佈說，奉了命令要檢查我們。於是將我們身上東搜西搜，鈔票及

一切物件，均被搜去。予之法幣，因係分放衣服中三處，二處已被搜去，一處始終未被發見。予之被搜查，此爲第三次矣。

約十時，雨稍止，將出發。予與蔣祥南盛禮崇由情報組交送宣傳班。吳根清則仍在情報組挑物，黃尊葵不見，不知係逃去抑被放。予隨敵宣傳班至前庭，見予之衣物書籍狼藉滿地。惟筆記本日記本及歷年詩稿不見。蓋敵人早已將余之皮箱皮包鋪蓋衣包等打開，將文牒及予之歷年筆記冊等暨其他衣物之稍好者取去，其餘則一半在溼地上，被雨浸透，一半委諸室內，其中包單紋帳生毛氈掉布等，均被撕毀。予僅在殘物中檢取藥一瓶，自著之歸黔吟浙南遊草二本，拍紙簿一本，鉛筆一枝，以備消閒而已。

出發時，熊谷向余談話一次，由沈姓者翻譯，謂日本之敵人具有一人（指蔣委員長），其餘皆是朋友，此次出兵，并非覬覦中國。又謂苟參加和平工作，則地位待遇，均可較前爲優。我不答，他說畢即去。

出發約行半里許，敵人放盛禮崇回去，蓋故放之報信，使省黨部及余之家知予尙未死

也。

余念及昨夜情況，恐將不免，告蔣祥南，若余死後，彼可設法逃去，將余之情形報告省黨部及余之妻。蔣聞言，兩眼眶均紅，相對悽然。

沿途時見被敵擊殺之我兵伙，俱均爲一人或二人。我忠勇士兵之死屍，手均被反綁。敵每走約十里即停止休息。休息時間，或一時或二時不等。六時許停住於一村內，無門牌，不知其名，今日約行三十里，自念當仍屬武義境。予及祥南與宣傳隊同住一樓上。飯後，宣傳隊將余及祥南之手，均略加纏綁。謂并無他意，惟係奉命令，實無辦法。不過履行故事而已。

五月二十五日

起牀後，宣傳隊即將余與祥南之手解帶。祥南向我說：「昨日下午息於某處，敵人放我回去，但我對他說，我招呼陳委員，陳委員不走，我也不走！」予聞言，對之頗爲嘉佩。

。祥甫又說：「我們要走，隨時都可以走脫，他們所特別監視的就是陳委員。」約八時，出發。出發後第二次休息時，一個宣傳員向我借閱歸黔吟，他看後似乎很感動，希望我以後能常和他們在一起，指導他的國文。

前夜和昨日上午，他們常向我談和平理論。我概不答覆，只談幾句話：「我們都是中國人，怎樣可以忘記中國？怎樣可以忘記我們的祖宗和子孫？怎樣可以忘記我國五千年的歷史？」一個宣傳隊員被我說得淚流滿面。祥甫看見他哭，覺得很奇怪。從此後，他們就很少向我講和平謬論。今日一個宣傳員對我說：「你真是一個好人！」我笑了一笑。又一個宣傳員對我說：「你身為高級黨務人員，立志不屈，我們都很尊敬你！但你這樣死了，誰人曉得？大家都說你是死在亂軍之中，還是死得不明不白。何如暫允參加和平工作，俟數月後有機會，再行逃走。」我的心動了一動，即盤膝舉行正念。佛在遺教經上說，「如不念念，則煩惱賊決不能入。」諺云：「差之毫釐，失以千里。」人在重要關頭，若對己還有絲毫利害觀念，則自不知不覺走入狐鬼羣中。漢武帝時的李陵，明末的洪承疇吳偉業

，紅樓夢中的秦襲人，都是一念致誤，都是差之毫釐，失以千里。我隨即向他們講文天祥的故事，又講了蘇武故事。表明我雖暫時不死，但決不會參加和平工作。因為田中事忙，并不常在側，故我們得自由談話。

約下午四時，我隨宣傳隊休息在一個塘側，下接小溪，潺潺不絕；四周多樹，清陰宜人。熊谷休息地點，與我們相去約二十步。他舉手招我過去，和他一塊兒吃茶點，側邊立一個翻譯。他問我的家眷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他在龍泉。他打開地圖，尋找龍泉所在地。他的地圖，似乎比我們的地圖，更詳細，更明晰。地圖上畫有一根線，經東陽、永康、武義、湯溪、龍游、衢縣，直到上饒。我疑心這是敵人的進軍路線。聽說，敵人此次竄擾，分浙江江西兩面發動。浙江分三路，中路由諸暨撲金華，北路沿富春江而上，擾桐廬、建德、壽昌、蘭谿、會攻金華、南路經東陽、永康、武義、湯溪、龍游，專行山地，與中路北路合於衢州。此三路敵軍，敵人揚言十二萬人，據說不過六萬人。

熊谷問我的眷屬，顯見他的用心。不止熊谷這樣問，劉頭也這樣問，田中也這樣問，

一個笠貫伍長也這樣問。笠貫係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畢業的，亦被征來作戰。敵人之意，以爲只要眷屬到手，就不愁你不就範，笠貫並由一個翻譯轉告我說：「限你的眷屬二月到來，要不，休想活命。」敵軍中情報組宣傳隊工作者，大多爲中國人。敵人對他們，高興時就給你幾塊肉吃，拉拉手，拍拍肩膀，不高興時，開口就罵，動手就打。而敵人之喜怒，又實在無常，掉過去貓臉，翻過來狗臉。宣傳隊員看見敵人，表面上假裝笑容，骨子裏魂胆俱落。在敵人下工作，不止當奴隸，實在是牛馬。甚至牛馬不如。敵人怎樣管這些牛馬呢？就是將你的眷屬弄到手。我曾問過好幾個宣傳隊員，他們的眷屬，無一不在敵人手中。眷屬作了人質，就等於牛鼻子給繩穿上。人畢竟不是牛馬，人受牛馬的待遇，怎能不思反抗，但想一想自己的眷屬，想一想自己的鼻子已給繩穿上，背地裏雖然刻骨寒心，結果也只有滴滴眼淚，長歎幾聲，久而久之，便將牛馬生活視爲正常，而敵人之目的也就達到了。

休息約一時許，繼續出發。聽說已入金華境，離縣城僅數十里。天已黃昏，仍不停宿。田中將長丈餘之帶繫在我身上，他在後拉着跟着，繫時對我說：「我和你已經很熟了，

但依照規定，夜間行路，不得不如此辦。實在很抱慊！」

走走又停，停停又走，到半夜還不停宿。約一時許，我們在一家祠堂前停下，外有圍牆，牆內空地。我隨着他們，坐靠一會，不久天就亮了。

五月二十六日

約五時出發，走十里路方吃早飯。敵軍均於晚上停宿時煮飯，每次煮飯約以夠吃三餐爲限。上午出發遲即煮飯，出發早即不煮。自兵卒起，至部隊長爲止，每人均帶飯盒，形長方帶圓，上層爲一淺碟，供盛菜用，與飯盒均爲金屬品製。敵軍在上午出發前及下午住營後吃飯，并不加限制，惟所吃并不多，中午吃飯盒中所盛之飯，多少均有規定。每飯盒所盛之飯，約有普通飯碗四碗，分二餐吃。如新煮飯，則將陳飯冷飯給挑夫吃。敵軍不帶伙夫，人人均能煮飯。即如笠貫田中，亦親自參加煮飯烹菜等工作。

敵軍每到一村住下，即四散到民間空房內，覓稻草、鹽、米、紅糖、火腿、雞蛋、花

生、瓜子、鹽菜、蘿蔔絲、老酒及其他食物。敵軍最愛吃的就是豬和鷄鴨。每到一處，便有若干豬號鷄叫，慘不忍聞。豬并不用刀殺，將亂棒對準豬頭，活活打死。不吃心肝五臟，吃豬肉，尤喜吃腿。皮皆生生剝下，不用湯煮刀刮。其動作之野蠻，見之令人咋舌。有許多豬，敵人僅吃其一腿二腿，其餘之腿肉肺腸等等，均委棄於地，任其腐爛發臭。敵人對鷄鴨，有的殺，有的便二人各執一腿，將二腿活活拉下，剝皮去毛，而此鷄則任其血肉淋漓，呻吟緩死。其慘毒兇狠，實野番所不及，生平所未見也。

日本以清潔著聞於世，但敵軍到中國村舍之內，則故意造成污穢環境。一隻半節的死豬死鷄，亂拋各地。大便小便，隨處亂來。有的特解大便於吃不完的飯內，有的特解大便於老百姓的牀上。不止故意糟蹋侮辱我們而已，其積污惡臭，實有使各處發生瘟疫之可能。

昨日將晚，聞離金華縣城不過數十里。昨夜趕路，以為係到金華，因傳說金華城已淪陷。今晨走了又走，問金華城比昨晚距離更遠，始知敵軍繞路。約十一時，進入一個大村莊，看其門牌，知是湯溪徐村。敵軍進行，隨處均有飛機前後飛繞掩護，敵軍見飛機來，

則將太陽旗扯開，約隔四五十步必有一旗，以免誤認。敵軍如遇叉路，必有標識，標識係用紅藍鉛筆，畫一箭頭於紙上，并寫有數日本字母，以石壓於路側，指引前進。其不由之路，則阻以樹枝。此標識均由前行探路者安置，後者遵之以行。

昨日三時以後，時聞炸彈聲砲聲，聞有隱約之機關鎗聲。今晨愈密，不絕於耳，當係我軍與敵軍作戰所致。十時以後漸稀。十二時以後，時行時止，進行愈慢，又時聞砲聲炸彈聲。後行兩山之間，見有我軍造飯爐灶數個。夜宿於一村內，不知其名，當仍屬湯溪境。田中不在，宣傳隊員皆得自由，歡天喜地。

祥南以連日奔波，脚已起泡，頗形疲弊，有餒意。我向他說：「我們難道還趕不上東洋兵？你看東洋兵，穿那樣厚的皮鞋，背負那樣重，每天除走路外，還要作戰，我曾見一兵，他將黃皮鞋脫後，脚底部腫了，但他仍忍痛前進。走路的慣例，第二三日，脚底便起泡酸痛，自後漸愈。」以安慰激勵之。并告之以鹽水擦起泡處，即可減少痛苦。我的脚并不怎樣痛，僅起一小泡，祥南覺得奇異。他說：「以前真不曉得練委員會這樣走路！」

五月二十七日

晨起，一個宣傳隊員，在廚房內，因東洋兵命他去拿柴燒火不肯做，被毒打了一頓。回來後向我們說起，切齒痛恨，但又無可奈何。在日人下面工作，無論你做多大的官，都是見日人外一級。日人無論如何低微，只要遇見在其羽翼下的狗官，都是見官大一級。汪精衛周佛海褚民誼等敗類，雖然充任什麼僞主席部長，表面上像煞有介事，實則任何日本人的氣都得忍受。只因一念錯誤，忘不了那根本不值半文錢的地位權利，結果便做了個日本人的奴才。日本人口口聲聲說中日共存共榮，按實下來，日人所主張者，非日不是朋友共榮，而是奴才與主人的共榮。汪精衛等說的和平建國，骨子裏的含義，不過叫中國人死心塌地作倭寇的奴才而已。

敵軍的動作是相當迅速的，只要指揮官輕輕地說了一句「出發」或「檢查人數是否到齊」，在他身側的傳令兵，就大呼「出發」或「檢查人數是否到齊」，接着約離四五十步

的一個兵，便同樣大呼，以次同樣大呼下去，直到最後爲止。所以雖然千餘人，一聲準備令下，在數分鐘內便可同時出發。出發之前約五分鐘，多喊「出發準備」，聞此令後，各人卽就其職務加緊準備。檢查人數，有時在停止間檢查，有時在行進時檢查，均數分鐘卽可完畢，並不用報數也。敵軍的行進，除便衣隊及上顛方作戰之部隊外均肩摩踵接，如大蜿蜒長蛇，不許間斷。此時最苦者爲挑夫，稍緩一步，便遭毒打。打了後不許出聲，否則更打得厲害。有的挑夫和俘虜走不動，卽遭敵軍一鎗打死在路側。此種死屍，隨處可見。擔子輕重，沒有一定，有的四五十斤，有的八九十斤，有的百斤以上。或輕或重，總看敵人的高興。挑夫俘虜，停止時均關於一屋內，派人看守，故逃跑異常困難。

敵軍幾無人不吃香煙，有幾個士兵，竟跑來向我討香煙吃，有時香煙無法取得，便吃中國的旱煙土烟，將長約二三尺的竹烟管含在口內，嘻嘻哈哈，十分得意。

在某處休息時，會見工友盛禮崇，我覺得很詫異，經他說明以後，方知他二十四日被日兵放出，走不半里，又被第二批日軍捉住，派當挑夫。

在行進時，田中對我說：「普通以爲我們不會走路，其實我們雖然穿黃皮鞋，比中國兵還會走，你看這幾天來，我們何曾走過一步馬路？我們如旅行一般前進，何曾遇見一個中國兵？中國自稱大國，爲何當兵的都這樣胆小？」我想，這分明是鬼話。昨日前日的炮聲隆隆，敵軍的時進時止，這不是與我軍作戰是什麼？何能說不會遇見一個中國兵？今日竄乙縣，明日擾甲縣，在敵軍自然洋洋得意。但他那裏曉得這是我們的包圍戰術，故意放老鼠進籠以便擒拿。休息時候，幾個宣傳隊員都恨恨的說：「中國兵爲什麼有這樣好的機會還不肯打呢，有些險要的地方，只要有幾挺機關槍，東洋兵縱不死光，也要死去大半。」

約下午六時，停宿於某處，田中自己燒飯。祥甫對我說：「此輩倒特別能耐勞克善。既能翻譯，又兼宣傳隊長。既能跑路，歇下來還要自己燒飯。」我告訴他：「這是敵人的長處。假若我們不能具備敵人的長處，克服自己的短處，就很難戰勝敵人。」敵軍燒飯用的柴薪，大多是老百姓的門窗板壁棹子椅子，取其乾燥易燃。燒飯有時用老百姓的鐵鍋，有時因時間來不及，便將飯盒盛米，一連幾十個吊挂於火上，頃刻便熟。敵軍除擄毀門

窗板壁棹子椅子以作柴薪外，更翻箱倒篋，同時并鼓勵挑夫翻箱倒篋，要的東西自己拿法，不要的東西，或則亂拋在地，或則加以撕毀，有的拋於門外或者田裏，以施小惠於流氓地痞。吃完飯後，老百姓的碗多被打破，或者亂丟。

田中今晚每人發給三天吃飯米，均由各人自帶，無論宣傳員和挑夫，都要自己拿，士兵官長也如此。據說，敵人不過帶三日至五日糧，遇老百姓有米可吃，便就地爲糧。如無餘米，便吃自己所帶之米。第二日如在老百姓家裏搜出米來，仍將應帶之米補足。敵軍到處，無一村老百姓不逃徙一空，只餘下些柴米油鹽豬雞鵝鴨給敵人享用。

五月二十八日

約六時出發。昨夜住處并無門牌，不知何地，惟聞已是龍游境，約十時，過一溪，水深過膝，敵軍皆涉水而過。二十五日過溪一次，二十六日又過溪一次，水均深過膝，當第一次涉溪時，祥南怕我爲難。我笑謂之曰：「敵軍能過，我亦能過。」

田中一早就上前方去了。過河後，帶宣傳隊的改爲空貫。此人性情暴躁，一時紅臉，一時黑臉。一時對宣傳隊員說笑笑，一時又亂打亂罵。到處問人討香烟吃，但又討不着。後來含了一根竹烟管，搖頭擺尾，樣子實是難看。

敵軍出身，是很不一律的。有的爲大學生，有的爲商人。但服從性質很強，上面的命令一來，都即刻遵照去做，很少議論這樣，議論那樣。每天到什麼地方，一般士兵，事先並不曉得，也不問。一住下來，便各人都找事做，雖然野蠻，也有蠻幹的方法。很少談開天，說空話。不像我們一部份人，說長道短，表面看去，好像十分聰明：按實下來，議論紛紛，都是自私自利；實則一事不爲，糊塗到頂。此由五四以來，一般出洋的文化人，雖則今天介紹這樣學術，明天稱揚那樣文化，實則革面未洗心，換皮未換骨。表面上雖然俄國美國，骨子裏還是八股秀才；加緊的在那裏提倡新清談，而不知害了國家，誤了青年。敵軍的身體是相當強壯。穿那樣厚的皮鞋，天天跑路，有時還要作戰。每人除步鎗及刺刀外，還要帶鋼盔，溫水瓶，防毒面具，飯盒，鎗彈，雨衣以及隨身應用的零件。總計

重量不下三十斤。就是騎馬的官長，除將步鎗改爲手鎗外，所帶的東西都差不多。不帶軍用氈，倒在稻草地上，一攤便着，也不會感冒着涼。我們常說，日本人是矮鬼，其實有許多日本人並不矮，似乎比我們還要高大。帶的藥品相當豐富。既少有人生病，卽生病也可迅速治療。理髮剪子帶得很多，似乎人人都會理髮；一休息下來，便你替我剪，我替你剪。

約下午五時半，到了龍游馬府墩，便停住下來，無意中會見熊谷和劊頭，自從二十三日的晚上，劊頭審問我後，便不再見，不期在此相晤。他見我微微一笑，我也報以微微一笑。他一笑中，發出無限狠毒的陰氣。我一笑中，含有無限的悲憫。悲憫這些強徒，天天幹着傷天害理的事情，還要自鳴得意。

會着工友吳根清，他專門給便衣隊挑担子，自從二十四日分別後，直至今天方見。便衣隊對他還算客氣，但不到五分鐘又分別了。他是個鄉下老實人，我希望他無恙。

馬府墩周圍都是高山，重巒疊嶂，形勢十分險要。聽說由此到靈山溪口，路并不遠。

五月二十九日

約上午九時，一個忠勇的中國士兵，因傷了足，不能隨敵軍走，也無祈憐之態。三個敵兵拿起刺刀，對準他的胸膛。他解開衣服，露出全胸，毫不懼怕。那敵兵笑了。笑完，他起手指說：「真是一個好漢！」但結果這勇士仍被一個伍長拉到房背後用手鎗打死。我向他致最高的敬意，他真是為國家盡了忠。

約十時，敵軍將我與祥南及三個挑夫，由宣傳班交與運輸隊，并在我們每個的臂上纏一條白布，表示可以有一定限度的自由。此外派一個伍長和一個上等兵監視。實則比以前鬆了許多。

一個中國人而充日軍便衣隊員來說，昨天真是危險。被派到某村抓夫，但自己的手鎗却是壞的，只好裝裝樣子嚇人。敵軍雖然利用小數的中國人，給他們做便衣隊宣傳隊，但防這些中國人却無微不至。平常是不給手鎗的，即臨時要應付而給以手鎗，也多是壞的。這些中國人中心的希望就是在路上多見打幾次仗，多打死一些東洋兵。若無仗可打，而順利前進，他倆便暗地裏加以咒詛。

宣傳班上前方正作，我們隨運輸隊撤往墩頭。今日見的兵頗少，想是我軍堅強抵抗之故，敵軍多數似已調往前線作戰。

敵軍的運輸，一半靠馬匹，一半靠挑夫。馬極肥大，高與人頭齊，每匹載重，當在三百斤以內。許多鎗砲子彈，大多是馬運輸。挑夫一小部份係自吳興派來者，大都份係沿路拉來，因扒劫馬匹，劫日敵軍又拉了老百姓的幾條黃牛，硬將物品裝在牛背上。牛自不能與馬用同等速率前進的，但遭敵軍在後面予以毒打，在前面予以牽，也只好忍痛速行。

一耕田挑夫，被敵人毒打，原因是在廚房偷吃了點敵人所燒的菜。古人說：『太為財死，烏為食亡。』這句話一點不錯。許多挑夫都被打得頭破血流，大多是因為偷偷摸摸的拿飯拿菜吃。有的因為肚飢，自是出於無奈，有的已經分明吃得很飽了，還仍是那樣只顧一張口。只要見好東西，總要窺人不見，偷偷摸摸的來一下。即如汪精衛陳公博梅思平以及躲在抗戰旗幟下的貪婪敗類，也都是批類一流人物，也無非忘不了自己三張口。忘不了自己的食色享受，忘不了自己的地位權利，結果使人頭前奮鳴，走入拔毛帶角爭去。由此

觀點看來，就是算一算，食一瓢飲不改其樂的難能可貴，便是見咬得菜根的价值。人若沒有精金美玉的人品，妄稱樂道的懷抱，雖然滿口玄學科學利國福民，結果還是自私自利禍國殃民，豈不大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歐美的科學發達，不應迎頭趕去，挑夫之遭痛打，除因偷偷摸摸的拿飯拿菜外，以重列二者爲多，是露走得慢，一是暗處叨叨的講話。

五月三十日

陰雨還在坡頭停住不動。敵人的大便及一丈半長的死豬，隨處皆是。

蘇海會見盛禮崇，盛禮向他說，已被敵軍擄去幾人，停宿以後，便和許多擄去，被敵人關在房中，尚候逃命，因苦不堪言。

蘇衣和宣傳班讀大談話，用的都是口語，敵人自己談話更不必說，他們說什麼，說什麼，我該點也不懂，心裏覺得氣悶。而隨敵軍進征，無事可做，亦無事可讀。

所以自二十四日起，便決意趁此閒時學日語。我想，假使我能懂日語，便更能了解敵人；有機會，也許能賞一得之愚以打倒敵人。以前我曾學過日文三月，後雖丟了，但幾個字母，至今尙能記得。因此，他們說話，如遇簡單一點的，我便問宣傳員，這是什麼意思，隨即將筆記下。有時我寫一句簡單中國話請他們翻譯爲日語，並念給我聽。有的日兵不見我的拍紙簿上寫的都是簡單日語，覺得奇怪，便來與我攀談，有時且教我日語。監視的人，因此便鬆了許多。我想，這樣逐漸鬆下去，我終有逃出的一天。

我的生活很簡單，休息時除了有時學學日語外，便盤膝端坐，舉行正念。以念佛時爲多，有時也念孔子及總理的話。我自從決定見機即逃後，便更安靜不動，決不各處張望，以免啓敵寇之疑。自從敵人將我由宣傳班交與運輸隊，監視愈鬆。似乎他們已經相信我是決定不會逃的了。

約九時，我立在門外看了一下，前面一帶小山，小山之後，便是重疊大山。我低低地向祥甫說：「假使我們能越過小山，上了大山，便可以逃出。」說話之間，看見小山山頂

止有人移動，且不止一人。我問：「這是東洋兵，還是中國兵？」一個由吳興被敵人派來的挑夫說：「這是東洋兵的步哨！」後來我對祥甫說：「幸而不曾決定由此路逃，不然，真是危險！」

兩個敵兵，拿出一精裝小冊，相對背誦，有背不出的，便將小冊翻看，接着又捲卷繼續背誦下去。他將這小冊遞給我，內面印的是日皇給士兵的文告。一個觀念，欲使之強固能發生力量，那就非天天熟誦不可。我想，這當是敵人訓練士兵思想的方法，所以日皇重要文告，每人都要能背熟。敵軍無論行進或休息，向不唱歌，不吹號，也不報數。這是一種烟幕彈，以便更能偷偷摸摸的前進窺擾。

在廚房內，看見一個老人，淚流滿面，哭不成聲。我問他爲什麼這樣，他哭着說道：「這座房子是我的。我逃在山中三日，沒有飯吃。天又落雨，沒有住的地方，衣服盡溼。我已經六十歲了，實在受不起這樣苦，所以死也不管，只好回來，現在我的家人，都還住在山中。」據他說，逃在大山裏面的，一共有千人以上呢。

五月三十一日

約臥時，一聲準備出發，不幾分鐘，各處兵仗，便齊集在墩頭村中的一個廣場上。誰知等許半個鐘頭，并不出發，仍解散各回原處休息。

有些地方，將要腐爛的死豬頭，及豬腸胃等，與敵軍解的大便小便，許多臭氣雜混在空氣中間之便胸中作惡欲嘔。若天晴經過稍多，尚不加以清掃，必定會發生特效。

翁從昨日起，帶來敵軍兵仗馬等經過墩頭諸路，絕不絕，我疑心墩頭是敵軍的通道聯絡點。兩石遇見幾滴空年挑夫，他們告訴我敵軍放他們回家去，我告訴他們小心點，免發第二批敵軍抓去。

約下午二時許出發。連日陰雨，道極泥濘難行，挑夫被打的也特別多。一個杭州籍的老挑夫，脚破難行，因跟從已久，敵軍們不用鎗打死他，但腳故意開他的玩笑，被推落水田者三次，每落一次水，敵軍便哈哈大笑，次日兵馬挑夫的隊伍特別拉得長，約有幾里

。有些三五家的山村莊，雖然軍隊隊伍僅一里三里，但敵并不進去。

穿過一條馬路，大約是龍遂公路，但敵軍并不沿馬路走，仍行小路，聽說是向龍游城去。右進之期，遇見一條河，沿河走三二里，有一座浮橋，敵軍百餘，在河之兩岸守着，沙灘上架着鎗，鎗頭刺到河中間發光。

過浮橋後，天已漸黑，加以毛雨霏霏，更覺陰鬱，但仍沿河前進。

天已黑下來了，沿河雖有火戶，但多為三家兩家，順着河疏散着。大概已經是宿營的地方了，我們停在河側空地坐下來，下面是一河。敵他三面是很多的挑夫和担夫，後來遂覺視我們的伍長和杜等兵都法我宿處，天愈黑，相去五六尺遠，即看不清楚，我低低地告辭。南此地即是我們逃走的地方。他問：「怎樣呢？」我說：「此處河堤高約一丈，我細斜滑下河去，沿着堤在河中走。水深的地方，我便抓着堤邊的小樹枝或石罅，腳踏在堤的石罅內，如此走三四里，已出敵入步哨線外，便可走脫。連日陰雨，河中水流湍急。我想：「假使被水流沖去怎樣辦呢？因我并不会游泳，但我又想：「被河沖去也不過中死

，總比留在敵人的地方好得多。」我決定了，便沿着河堤滑下去，丈腰以下都在水中，祥南隨着也下來，約走了五十餘步，忽然電筒大亮，滿河照來照去。我在前走稍遠，照不着。照着祥南，他伏着不動，因他半截身子在水內，上面披着蓑衣，蓑衣是落兩排敵人給他披的。戴着竹笠，掩映在堤邊樹枝間，照不出什麼來。後來，電筒不照了，我告訴祥南：「電筒遍照河中，顯見監視我們的敵人已經回來，而且已經知道我們逃走，但這并不要緊，因敵人猜我們三條路，正在那裏狐疑不定。第一條，他猜這樣大水，我們已經是投河死了。第二條，他猜我們會游泳，已經逃過對岸。第三條，他才猜我們沿着河走。但天這樣黑，又有樹枝隱蔽，他也很難發現我們。」說完話，我們仍繼續前進。水已及我的胸，而且流得很急，假使不是拉着堤邊樹枝，我一定會給水沖去。行約六十餘步，問題來了。前面一個水碾，水碾前面有一帶短竹籬，半截浸在河中。側邊有一高而且大的輪盤。水碾房內，住得有敵軍，正在熊熊燒着大火，但我們仍繼續前進，繞過竹籬，到了輪盤腳，又有問題發生，前面十餘步有個缺口，好幾個敵軍，正在那兒洗腳。這自然無法前進。我們

正在這時，忽然祥甫說：「陳委員！注意！有敵人！」我看時，沙灘有一團敵人正從冰灘的橫木上走到河邊來看。我便靠在一根老樹脚，祥甫靠在輪盤背。他在亮處，我們在暗處。他自然無法見我們。他看看又回去了。我們因為竹籬腳較為隱蔽，又重開竹籬腳。半截身子在冰中，天又冷，身上有點發抖。祥甫幾次主張橫越過河對岸，但我不肯。

大約經過一小時，敵軍燒的火已比前小得多了，缺口處似已無叫聲，我們仍回到輪盤脚。我向祥甫說：「你慢慢地沿到缺口處伸出頭看看，上面有沒有敵人？」祥甫着回來說：「敵人已經沒有了，只有一雙皮鞋。那兒擺着，我們究竟去不去？」我說：「當然去！」這時祥甫在前，我在後，過了缺口，已經沒有堤，只是一帶淺沙灘，大路斜上，離河稍遠。祥甫回頭忽見離我們約數百步遠處，河中有電筒光在發亮。他說：「陳委員，你在後面，看得清楚一點，你看看這後面的電光，是不是來照我們的？」我看了一看，告訴祥甫說：「快走！我疑心這電筒是來追我們的，因為有三四起電筒光，而且沿河走得很快。」這時已有微微月色，我們便在沙灘上飛跑，因已離大路稍遠，沙灘上決不會有敵人的步哨。

有半死豬，顯然剛過敵人。其他房內，有沒有敵人，還不曉得。」我們每繞過村莊，聽見狗吠聲，心便放寬了許多。據經驗談，敵叭住的地方，狗是不會叫的。敵圍來往人，更不聽狗吠。開，敵叭見豬，便活活打死，所以狗也嚇得不敢叫了。

走了許久，忽隱隱看見蜿蜒小山，我們都很高興，決定直趨小山。原有田埂路，硬走田埂路，無田埂路，使下水田，路且險，路小面滑，真不知跌了若干次。

離小山不遠，有八個水碾，碾房。我們斷定，孤獨一房，或敵叭，或敵叭會在碾裏面。湖南進駐，看有無老百姓，回來說，碾裏面的老百姓都逃往時，推掉碾的後，敵叭很好，河以休息，天下為我，我進的，休息時，仍向小路前進。小山後的大山，重重，在此更勇，勇會見守。

翻山，山下，解前，驚慌着說：「陳委員，我聽見一個人叫，我們疑心是敵叭的步槍，便即刻伏在松樹下不動。山中小松極多，藏在數百株以上。約一刻鐘，并無響聲，我們便仍前進，到了山脊，又有問題了，小山那面，也是平地，有無敵人不可知，我們便決定由小

出此大山。

山路迷離，兼是晚上，那有路可走。山峯重疊，上了一個又是一個，累得滿身大汗。接着祥南說：「今夜在河裏浸了多時，全身都濕，幸而趕了這許多路，出了汗，要不，就會發生病。」後來上了後面又一個大山，向下看時，真是嚇人。東一處村莊有火，西一處村莊有火，火燄極高，顯然是敵人燒的。我們來的這邊已有四五處火，小山那面也有兩三處火，我們竟自敵人包圍圈中走了起來。行時不覺，至此方知其險。我向祥南說：「若我們進村去，一定作敵人工次俘虜，甚至於喪了命。」轉頭有時，距我們約數十里在大山左峽兩間房又有火，我們便又向後再走。

行時我對祥南說：「其實敵人也很好打。卽如這山裏若有幾尊炮，有幾十個不怕死的人，便可向那起火的地方瞄準打去。若無炮，只要幾挺機關槍，如真能不怕死，便可以幾次做一組三分頭向敵人住的村莊前進，加以痛掃。晚上我們向敵人進攻，敵人的飛機尙有何用？所難的，就是怎樣才能訓練到人不怕死。」

記得在我們被俘的第三天，已隨敵軍經過了幾個險峻山谷。我一次向祥南說：「在此等地方，若我們每隔二里便有五人一組，每組帶有輕機關槍手榴彈，都帶有三日糧食。雖每個人都不怕死，於敵人行進時，便可予敵以極大損害。其實敵人眼中，并不大看得起我們。他滿不在乎，如入無人之境。搜山也并不怎樣嚴密，這樣的辦法，并不是不可能。」

祥南說：「這每組與每組之間怎樣聯絡指揮呢？」我說：「切實說來，并不需要怎樣指揮。隱伏在某個地方的士兵，只要胆量大，不怕死，五人能作戰，四人也能作戰，三人也能作戰，二人也能作戰，剩下一人也能作戰就夠。若說聯絡，在敵人行進時，槍聲便是聯絡。」

我又說：「有時我們與敵人作戰，并不需要多少的兵，最需要的是少數精練的兵。兵數多，敵人飛機大炮容易肆其威力。兵精而少，便易隱伏，敵人的飛機便不易肆其威力，所難者，就是怎樣才能訓練到，每個士兵都能胆量大，不怕死，能各自為戰。」

在我的意見，只有怕死的官，尤其是中下級幹部，沒有怕死的兵。同是一樣的法國兵，別人帶着，便打敗仗。後來拿破崙領帶，便無戰不勝。同是一樣的訓練兵，孫武子訓練，便宮娥練女也

會作戰。自然，拿破崙帶兵，也得先改造兵的素質，先改造下級幹部。但欲使胆量太不值死，最重要的，是以自己的行動來訓練，以自己的行動的經驗（也可說是魔鬼）來吸引，來訓練，來督促，若單靠講堂，或者檢閱時講堂，就是講一萬遍，量去不怕死也沒用。若在講堂上，或者檢閱時讓膽量不憤死，而聞風却已先逃先走，那就糟糕到頂，不但無益，且為妨礙。我們須知，逃走與有計劃的撤退，是不相同。有計劃的撤退，是全師而退，絲毫無犯。而且，有掩護的部隊，非這掩護的部隊，是特別積極的，若是一人能抵敵八十人，百人能抵敵一千人，也不退的。逃走是十人退走，便弄得七零八落，絕無援的，甚至將老百姓活活嚇死。歷觀古今官兵逃走，不過三種：一者聞風即逃，二者見敵方逃，聞風即逃者，紀律最壞，見敵方逃者，亦至於與敵苦戰而被衝散之官兵，雖失去聯絡，但往往忠義滿腔，紀律極佳，逢此輒津津樂道其苦戰殺敵經過。與逃走着自相隔離。三見即能分別也。我還有什麼意見，與教怎樣的打敗他，與教怎樣的打勝他，是同等的重要。有時且較教怎樣的打勝他更重要些。因勝得敗後怎樣打他，便可以減去自己的損失，在短期內，又可整軍作戰，不至於一蹶不振。

起。

我們正在前行時，正遇見一個金華人，他的意思想求借去，找路回金華。我告訴他，這路的危險，并問老百姓住的地址。他將原意打消，并說，老百姓住的地點，離此約有三里路，但老百姓很不歡迎外人。我告訴他無妨，請他帶路領去。這時，天忽驟驟的落下雨來，我和補南都淋得個濕透雞儂的，蜿蜒蜿蜒走，來到一塢，逃難的老百姓，均將竹蓆搭起涼棚，土屋女老幼，餘人，都避雨在棚內。我便擠入一個棚，其他和補南又擠入一個棚，坐過半點餘鐘，天也就亮了。

六月一日

老百姓的竹棚，高高低低，稀稀落落，點映在田塢上，總不下三十餘個。人口多的便，可家一棚，人口少的便二三家共一棚。他們都是附近各村落的人，逃到這田塢裏來，已有五天了。他們住於斯，食於斯，只等敵人一走，便仍返回家。

約六時祥南來說，他打主意到下面竹棚裏歇歇看看。去約一小時，他驚驚惶惶的來說：「陳委員！不好了！」我問他的緣由，祥南說：「剛才我遇見敵人的便衣隊，他由兩側下來，問我有沒有兩個人到這兒來。一個是穿囉囉制服的。我答應他說，沒有，他急追下場裏去了！假使連有便衣隊來，這怎麼辦。」接着他便催我化裝。花了五十元錢，費了很大的力量，才向老百姓買得一件又舊又破的便衣。我的制服便脫丟在山裏看不見的地方，眼鏡也不敢戴。

祥南主張走。我說：「還是不走的好。老百姓既不肯帶路，我們走向什麼地方去呢？而且白天行動，目標容易發現，不如就這樣雜在老百姓中，較為安全。」

約半小時，祥南終是心慌得很，我告訴他：「敵人的便衣隊今天已不會來了。」祥南問其故。我說：「如有便衣隊，他們不會不一起來，現在許於未來，顯見得是沒有了。」我們逃的地方到此，至少也有二十里。那便衣隊回去報告搜索沒有，需要相當時間。我想報告之後，不見得會派第二批人到此搜索我們，而且敵人每日的行軍，都有一定計劃、

那有此閒工夫。」祥雨不大相信，後來經過半天，不見便衣隊來，他才漸漸心安。

老百姓實在不歡迎我們。他們看我們不是難民，直是災害，這災害即刻就會傳給他們。尤其是婦女，對我們更加厭惡恐懼。我初住在一個姓林的棚裏，後來實在無法容身子，又轉在另一姓林的棚裏，他出過門，比較大方一點，起初答應爲我們買米，但因棚內婦女們的厭懼，結果，我們不惟不能買米，而且容身不住，後來承他指引我們到一姓王名曹家的棚內，這姓王的比較好，我們居然也買得到飯吃。並且又買了一件便衣，雖然也付了代價五十五元。尤其是他的婦人更慈祥，對我們不勝同情，實爲難得。

昨夜走了一夜，起初很興奮，並不覺什麼。中飯以後，漸漸覺得全身酸痛，異常疲乏。

王曹家一再催我們走。他以爲此處山小，敵人容易來搜索，不如過河上對岸大山，山中更有個金山庵，各方來避難者甚多，甚爲安全，而且有路可通遂昌。我贊成他的意見，但一則我怕渡河，因渡口常有敵人，二則無人帶路，寸步難行。而找人帶路，雖出重價，亦

均面面相覷，表示不願，因誰也怕遇見敵人丟了性命。後來遇見一個姓劉的退伍軍人，允以十五元的代價，領我們到金山庵，約下午五時，我們就下塢了。姓劉的在前，祥南在中，我在後，均相距約二丈。約走四里路，到了河邊，姓劉的招招手，表示並無敵人，他又拍拍手，叫了幾聲，忽然對岸樹蔭下，撐過一隻竹排來。原來梢公是他的親戚，故他一叫就來。河對岸爲一小村，問過梢公，始知渡口及對岸小村，今晨敵人方才撤退，亦云幸矣。

由小村沿石級上行，入深山中。山多竹木，容易隱藏。約三里餘，到金山庵。庵內僅數間屋，逃難到此的男女老幼，人聲嘈雜，排比而坐，幾無容足地。許多人均來燒香，祈佛保佑，人氣，香氣，飯氣；語聲，笑聲，鬧聲，混於一堂。

寺僧理靜，與余相見後，余告以我係省佛教會理事，逃難至此，請其給以方便。僧聞，頗加垂青，余並問其念何經典，日課如何，對於一般逃難者之救護如何。僧情愜殷殷，談敘甚洽，於無可如何中，特爲予勸設臥榻。連日辛勞，至此稍爲安息。予告以欲至遂昌

擬覓一領路者。僧言甚難，惟當勉力設法。

六月二日

睡至六時始起。開寺僧言：金山庵前曾到過敵人便衣隊二名，一餐即去，以後未再來，因佛力加被，故避難者數百名，均得安全。

遇龍游派曹石泉曹文鈞父子，談敘殊相得，且招待予及祥南吃飯，在困厄中而無鄙吝態，殊爲難得。

理靜來言：尋派帶路到遂昌，大爲困難，因派人都怕道路危險，不肯去。由此到遂昌山路在百里以上，曹文鈞入五十里都不肯帶，百里以上更不必說，予與曹文鈞父子商量，亦酌量額測予言容緩緩設法。

理靜去了約半小時來言，覓人帶路到遂昌，僅有一線希望，如不可能，就毫無辦法。予問之，理靜謂此寺有一齋公，名新慧，遂昌人，對由此地到遂昌山路最熟，如他肯去，

可以絕對安全。但此寺數百逃難者，都賴他照料。我已向他言，若他肯去，我可代他照料，他意已動，但尚未十分決定。我說：「請你向他說，我是學佛的人，并將我同你談的話，約略告訴他。我看他一定肯去。」理靜去了一會來說：「他已經決定了！現正在準備。」我很高興，曹文鈞父子也代我高興。

一個金華高中學生，名吳厚榮，東陽人，僅差月餘即將畢業。因倭寇流竄古樸轉逃難到金山庵，已經三日，欲往遂昌，但不得便。他與理靜及曹文鈞等相識。理靜問我：「可不可以帶他同一路走？」我笑道：「當然可以！」

齋公新慧來了。他給我一個誠懇慈祥的印象。我心中很高興：「得此人帶路一定很安全。」他不講錢，也不講爲難的話，只向我微笑說：「我帶你們去，要走就早點走，他雖不講錢，但我知道他心中有一個信仰，這信仰比黃金還可貴！」

我們出發了，齋公領路。入山愈深，道路愈小，有時竟認不出是路來。竹木繁茂，溪流鳥喧，四面都是清氣。若不是炮聲隆隆，連續不斷，山中也許不知倭寇竄擾呢！

我們談談講講，走走歇歇。因為要繞小路，平常十里可到的地方，我們繞二十里還不能到。

要下山過馬路了，是不是會遇見敵人呢？齋公說：「我先下去看看，沒有東洋兵，你們再來。」他看看走走，走走看看，可以前進，他便招手。這樣我們便一直走到馬路，還沒有見敵人，只見山側田裏，有幾個農人正在插秧，我高興地說：「既有農人在田裏，自然沒有敵兵！」自從武義以來，田中見農人，還是第一次。

越過馬路，又上高山，四邊之山均多竹，經過幾處造紙廠，都是有屋無人，讓那水池裏已經腐爛的竹片，冷淅淅的積在那兒生氣。經過一個小村，名曰路里。我問齋公：「我們今夜住在什麼地方？」他說：「住在銀坑塢。那兒位山頂上，東洋兵絕不進來而且都是吃素的，同我很相熟。到了那裏，吃飯睡覺，都不成問題。」

下了一個高山。橫越一條鄉村大道，聞此路可通楓林，再上十里，即為銀坑塢。上山不多路，路旁的竹樹，有好多株都被斫倒橫阻路上。山中小溪木橋，有幾處也被

拆毀。我們覺得奇異，敵人既未到過，怎樣會有此現象，齋公也心疑，他說：「你們幾位慢慢來，我先去去看看，恐怕山上有土匪。」我叫祥甫和他先走，我和吳君在後，相距約三丈。

上山得四分之三處，有幾家人戶，我們都停下來打聽消息。據說山頂這幾天來了九個人，帶有槍。既不像土匪，也不像軍隊。遇着過路人，便扣留檢查搜取鈔票。運氣不好的，還要被細綁，或者毒打一頓。我問：「除了此路，是否別的路可過此山呢？」他們都說沒有。結果仍然只有前進。齋公說：「還是我上前。你們幾位慢慢來，出家人不大要緊，而且我山上有熟人。」

將到山頂上，忽然響了一聲鎗。隨着一聲大喝「站住！」即刻來了兩個假兵非兵的。先將祥甫檢查，將鈔票搜去，但很大方，五元以上的拿了去，五元的奉還。隨即檢查我，沒有搜出什麼。因齋公說恐有土匪時，我即將鈔票別藏了。有個似兵非兵的接着說：「你們山上有沒有認賊子？若沒有人認識，就是壞人。」齋公說：「我認識戴耀。」正說時

有一個人出來了，他說：「我認識樣個和尚，也是金山庵的。」此人正是戴福壽。那位拿鎗的說：「既然如此，趕快回去，這裏不許過。」戴福壽和齋公向他求情，讓我們過去，他終不許過。後來他喝道：「你們快走，要不，我就開鎗！」戴福壽和齋公還要再說，我說：「說也無用，我們還是到那幾家人戶歇下再說。」福壽和我們一起下來。齋公將我介紹給他，說明我也相信佛，并很喜歡吃素。他聽說，連念幾聲「阿彌陀佛」便即刻和我親熱起來，我就和他談念佛。

天已晚了，我們本想在老百姓家裏歇一夜再行。但老百姓不高興我們，尤其是一個年約半百有幾根鬍鬚自負通達時勢的一位老先生態度頂難看，他搖領擺尾說東說西，無非拒絕我們留在這裏，他并且主張我們仍回金山庵去，他說：「即使你們銀坑塢過得去，前像這類的事還很多，真是何苦！」我又問：「除了此處，是否還有別的路可過此山？」福壽想了想說：「路是沒有的，只要能爬山，總可得過。」我說：「我們都會爬山，不要緊。要走就趁早，再等天黑就難行了！」福壽很高興，他在前撥荆踏莽，領路開路，我們在

後跟着。他走得很快，走走又等等我們。一直領我們到另一山頂上，指着說道：「由此斜斜下去約一里路，便交上正路，再前面不遠，就有人家，你們只要說我福壽介紹，他們就會招待。我本應陪你們下去，但我若回去遲了就要吃苦，他們在我家裏，什麼都弄光，稍不如意，還要受氣。」說完嘆了一聲。我們謝了他，依着他的指示，自己探路下去，果然交上正路。再走前面不遠，果然有一兩家人戶，我們敲門說明來意後，不惟買得到米，並且替我們煮茶送茶而且留宿。

今日一天砲聲未停，敵人的飛機，更時時飛來飛去，想我敵已經展開大戰。

六月二日

一早起來，承主人的盛意，煮飯吃了才動身。使我更想起戴福壽，他和齋公一樣慈祥；但因那些似兵非兵的住在他家，面上不免現焦灼勞頓之色。但他那救人之念和誠懇的態度，並不因焦灼勞頓而改變。

炮聲隆隆，我敵大戰雲仍繼續。

昨晨上路，我們只有一個念頭：「我們過的地方，離敵人有多少路，怎樣避開敵人。」今晨上路，避敵而外，又添一個念頭：「前面有沒有似兵非兵的東西，如有，我們寧可繞路，設法避開。」但他們之難避，更有過於敵人，因誰也不知他們在什麼地方。他們真是游擊中國良民難民的游擊隊。假使變而游擊敵人，豈不十分好麼？可惜我被俘若干天，總沒有見敵人遇見這樣一次的游擊「幾人即敢打敵人的游擊」，也沒有聽說。我想：我軍人多範圍廣，這樣打敵人的游擊自然一定很多，只可惜我并未見聞。有許許多人都很喜歡講組織游擊隊，我的意見，組織游擊隊以擊敵人，誠然是必要的，但游擊隊的組織，却不可稍涉隨便，游擊隊的士兵，遵守紀律應比正式軍隊好，服從命令應比正式軍隊好，愛護百姓應比正式軍隊好，待人禮貌應比正式軍隊好，祇勞克苦忍饑耐寒應比正式軍隊好，勇敢犧牲作戰技能應比正式軍隊好。他一定要能作敵人的生死對頭，做老百姓的弟兄衛士，然後可以為民族國家的真實干城。游擊隊若紀律不良，任意魚肉老百姓，這真是比土匪還要

壞的東西，有的地方人民遭了塗炭，勢必至哭訴無門。若有人爲着那根本不值半文錢的個人地位權利，假借了機會而隨便組織游擊隊以爲害地方人民，那就無形中活活將自己變成城隍廟裏的牛頭馬面；若能臨崖勒馬放下屠刀，那就即刻將自己變成消極的活菩薩。自然，組織良好的游擊隊是必要的，組織打敵人打土匪愛國家愛百姓的游擊隊是必要的。

小路上迎面走來幾個老百姓，東張張，西看看，他們說：「那邊有拉夫的吗？」別人驚惶，警醒自己。像我們這樣狼狽，也須提防自己被拉夫呢！

下山至下田，已到平地。此地有肉有豆腐賣，我們喝了一碗豆腐漿，味美無比。

下田上行爲下坑，在此小憩。此處有學校一個，房屋頗多。風聲緊時，均已疏散，僅留幾個小學生看屋者已。

下坑又往上爬，昨日不覺，今天實在有點疲。每上了四五百級，便要停止休息。我累次叫齊公等一等。吳厚榮的脚，因被草鞋擦破了，走路也感痛楚。

齋公斯慧，已五十五歲了。但這兩天來的表現，他比我們都健。他隨身帶一部心經，金剛經，足見他的信仰虔誠。一路走，我和他談的甚非是念佛念經。談到心經，我爲他講評：「照見五蘊皆空，渡一切苦厄」一句，談到金剛經，他問：「佛有三十二相，無相不礙麼，佛爲什麼要有三十二相呢？」我說：「佛爲度凡起見，應有三十二相。因爲一般人均有相執相，故入門應以有相度之，若到佛菩薩境界，就不必再著人相了」。他歡喜道：「這個問題，我曾問個幾個人，但他們都不會講我聽。」

由下坑而上，便是大頭嶺，大頭嶺高一千餘公尺，爲龍游遂昌交界處，此爲龍游、南爲遂昌。我們爬了又息，息了又爬，雖然吃力，但到最後，三身登高，崇山峻野，狗懷地狗撒謔。炮聲隆隆，愈到高處，愈聽得清楚。我祝我軍的大包圍戰已經展開，將敵人打得落花流水。

過了大頭嶺，經一小村，我們決定在此吃中飯。祥南和厚榮問了好幾家人戶買米，結果都買不着。後來我遇見一個朱姓青年，同他談了一談，卻願替我們買米。他本村人，前

幾日曾到靈山看其姐，若不是跑得快，幾乎被敵軍殺死。拿米來時，他向我們講其經過，十分憤慨。

由大頭嶺而下，道狹而多歧，荒山冷寂，路斷行人，無可問者。我們竟將路走錯。宛枉越了一個高山，又復轉回，始得正路。以後順着溪行，到了太公田，始遇我正武軍隊。問明之後，倍覺高興。因了某種關係，我們又被領到王塢十三師第×連連部。連長陸中芳君，聽我道其經過後，招待殷殷。我因欲面高級軍官報告在敵見聞以拱我軍作戰參考，決在連部留宿，以便同往。

六月四日

晚上一時許，我們隨着軍隊起了床。二時許隨軍出發。因溪口已無敵軍，連部奉命向前推進也。夜黑如漆，冷雨淋漓，走起路來一步高來一步低。我和祥雨徒夜路怕逃難起來，今夜是第二次，但心境却大不同。前次是逃難，處處提防遇着敵人，這次是隨軍前進。

幾時時想得着更大的捷音。

六隊到北界。街上人民多逃出未歸，家家都關門閉戶。聽說，昨天已經回來許多，前幾天直是一條死街。

這兩天來，最值得感謝敬佩的就是齋公，冒那樣的危險，走那樣多的路領我們出來。到了北界，我們已腳踏安全地帶，他也用不着再領了。而且他寺裏的事忙得緊，不能久留在外。漢口既已收復，金山寺自屬安全，他很想回去。和尚一人在路，雖然不大要緊，但值此年頭，有時也得耽憂。幸有我輩前進，他若隨同到漢口，那裏離金山寺不遠，回去自可放心。昨天我已將他詳盡的介紹給陸連長。今天我向他說明此意，重重地謝他，又殷殷的將他託付陸連長，帶他隨軍前進。等不久，我們和齋公文告齊辦。從此，人各一勇，相會當待後緣了。

九時到了周村，會見第十三師羅師長哲東、徐參謀長成宣等，羅師長一見我，便說：「哎呀！你爲什麼這樣狼狽！」承他的厚意，在爭點鐘內，我三方面談話，又見面而且洗

衣服，洗了腳，換了衣袴換了鞋。普通說洗塵，這總是大魚大肉吃一頓，語意似欠符合。我今天倒真可以說是洗塵了。

羅師長告訴我，我軍在湯溪打死敵軍二百多匹戰馬。記得那天炮聲隆隆，我想一定是我敵作戰，可惜我比較在後方，不能親眼得見。今天聽見這話，心中十分高興。

回去羅師長打電話給遼昌縣長鄭惠卿同志，告知我的消息。惠卿打電話給我，說要僱頭轎子來接我，我笑道：『算了吧！在這八槐馬亂的時節，那裏去僱轎子？我不吃力，一天七八十里還可以走。』

在師部吃了一頓比較豐盛的午餐，十餘日來，當以此爲第一餐。飯後得了一次比較長時間的午睡，又理了一次髮，頗覺痛快。

我決定回宿柘界，以便明天一早赴遼昌。離師部時，我將向羅師長借穿的衣袴還了他，另有廖文化同志將衣袴借我。廖同志，柘界人，前幾天，敵人竄擾靈山漢口時，柘界人民紛紛逃徙一空。我軍開到此處，如走入蒙古沙漠內一般，什麼也沒有，應該負責的鄉長保

長，也不知去向，無影無蹤。後來廖同志出來，聲稱自己以黨員的資格來服務，代軍隊催供買米，將軍民之間的鴻溝，給他架上一條橋。許多民衆見如此，也就很快的回到北界來。其在如此狀況，而能如此服務，實在是一位很難得的同志。

一 聽說北界前幾天因散兵的不守紀律，弄得地方無有秩序。後來十三師師部槍決了現獲五名，其餘散兵，便很快的變成會守紀律，人心也就很快的安定下來，大概不疑的散兵，第一個觀念是逃生，及見有機可乘，乃由逃生一轉而為佔有享樂的觀念。他們的動機是搜搶無人見的財物，第二步便進而明目張胆的搜搶行人和住戶，假使他們知道不守紀律，不惟不能佔有享樂，而且也不能逃生，也就不敢胡作亂爲了。

今日一天大雨，濃雲鎖山。沒有看見敵機，也沒有聽見砲聲。
夜和祿南厚築宿北界慶文化同志處。

六月五日

一早起來，順着馬路向遂昌出發。真是洋洋大路，放開脚步。有許多地方已經破壞，但仍勉強可行。十餘日來，最初九日，敵人故意不走馬路走小路，將馬路放在他的包圍圈內。到以後，余雖自敵軍脫隊，但不惟不敢走馬路，而且還要遠遠的避開，今日始得在馬路上放懷闊步，真另有一種特別舒適的感覺。

雨已停止，餘雲在山。路旁兩側青峯，時隱時現，空中淡淡日光，若有若無。不冷不熱，真是行路的好天氣。

六月一日我會對祥南說：「我真高興！不是為別的高興，敵人若曉得我已逃出，真要把那幾個日本鬼子，活活氣個半死！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我竟能逃出敵軍的範圍。他覺這是一個不可理解的事：為什麼這樣一個端坐念佛學學日語從來不向外窺探的人，竟會在前頭是河流滾滾周圍是日軍的當中走了呢！」我想，他們若已知我并未投河而死，我確實已經走出那個劊子應恨。我那天在路旁怎麼不將他一鎗打死？劊頭應恨：我那夜在樓上怎麼不將他一刀殺死？熊谷應恨：我這樣硬硬的軟軟的方法都沒有啊！頭中應恨：我真不靈驗。

我一離開，他就居然逃走了。只有宣傳班那幾個中國人暗中喜歡：幸而不是在我們手裏逃出，要不，真危險，」今天我又和祥甫談起這件事，大家都笑了一陣。

聽說路上也有拉夫的，我在暗中提防着。

過了新路頭，遇見一個士兵，也同我們向同一的方向走，我招呼他談敘談敘，便漸漸的親熱起來。他是湖南人，姓段，在某某部隊當班長，現在已遭撤了職。撤職的原因，據說因他班內幾個士兵想借機會發洋財，他不許可，且加以嚴格管理，結果，這幾個士兵和他搗亂，向上級官告他。這上級官是遣幾個士兵的同鄉，結果，他受了撤職的處分。他說完後，嘆了一口氣說：「我雖然被撤了職，但我的交代仍要去辦清楚，只要肯當兵，總不愁沒有地方。」

我和祥甫厚榮說，我們應當隨着這位段班長走，切不可落後上前。祥甫問其故。我說：「你們衣服這樣襤褸，難道不怕拉夫的把你們拉去麼？同他一道走，拉夫的便不會來拉。」以後果然遇見三三兩兩的士兵，有的也正在奉令拉夫，但並不會向我們打麻煩。今天

特別感覺制服的需要，因有了這件保護色，便可以少許多事。

將到大馬埠，段班長因事停在一家內，暫不動身。我們一則不能久待，二則在小馬埠已遇見遂昌縣的自衛隊，料也無妨。遂動身到大馬埠，找着一家賣饅頭的，我們將錢請唐老板替我們買米煮飯，無意中看見楊成銓、徐萬堯、徐剛毅、盛德平四同志正由前面而來，他們都是青工團員，特來迎接我的。中路相見，大家又是一番高興。同吃飯後，便同向遂昌進發。越青雲嶺時，他們都說我走得太快，但我回想起二日三日走的那種路，像青雲嶺這樣的斜坡，直是如履平地，那裏還算越嶺呢！

離遂昌城外數里處，又遇見俞乃普、蘇絃、方正等諸同志，他們也是來接我的。我們真算不到能在此相會，也可說是有緣。

到遂昌城會着鄭惠卿兄，見面之後，他說我比以前瘦了許多，我說他也比以前瘦了許多。聽說他已經有五天五夜沒有睡覺，日晚老是守着那架電話，因講話過多，聲音已變嘶。接近前線的縣長，總是特別辛苦。

在遂昌縣政府吃晚飯，飲敘之間，談到此次許多耳聞目睹的事，大家都覺得憤慨。但這些病痛，只要決心肯醫，在短期內，一定是可以醫好的。中華民族的前途，終是光芒萬丈。我們齊祝這次大包圍戰，能將敵人殲滅；齊祝抗戰勝利，建國成功。

後記

半月歷險記，算已粗略寫完。因係追記，中間自多忘漏。記敘當中，敵軍的許多長處，除飛機大炮外，我也將之記出。因我覺得，我們若不能具備敵人之長，改正自己之短，即使有同樣武器，也很難迅速殲滅敵人。昔人有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云：「不懼敵之強，但畏我之弱。」敵人雖有長處，但他那種生番性質，目中無人的氣概，決不足以持久。尤其是敵閩政策錯誤，無異驅其兵民就死，比如火車向大海內開，無論有多大力量，終要覆頂滅身。余爲敵俘多日，深知敵所最畏者，卽爲我國家民族領袖好委員長；所最畏者，卽爲我們澈底奉行領袖的命令和訓示。敵宣傳班中的中國人，時於無形中露出

口氣；「蔣委員長真偉大，只要遵照委員長的話去做，東洋兵準會給打完。」自然，五年來的抗戰，我已有不少的進步；但有的地方，仍免不了「諱疾忌醫」，「掩耳盜鈴」，「表面粉飾」的病態，此則亟宜加以檢討救給者。吾人若念「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旨，則知對少數壞蛋，便決不能加以姑息。吾人若念「民爲邦本」，及我們是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則知對老百姓便不能不特別敬愛保護，那種視民如草芥的行爲便可減少，地方元氣便可保存。吾人若念「差之毫厘，失以千里。」則知生活行動，決不好隨便一點，尤其身有職位的人，更應隨時戒慎恐懼。自從我出險後，許多相識的朋友一見面便安慰我說：「這回你真受了驚恐，應該休養。」我很感謝朋友們的好意。但我很坦白的說，在極端危險生命交關的時候，我並不驚憂恐懼。這是由於三方面給我力量。其一，我是學佛的——但我現時并不想出家——，佛家的教義和其種信念，使我很安定。其二，由於孔子的教義和 總理的遺教，使我很安定。其三，由於科學的其種觀點，使我覺得生死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也使我很安定。由於這三方面的合流，使我在臨危時忽能發生力量，安定應付，并能逸

出魔掌。我的此記。僅有二語，一曰：「敵軍是很容易打的，只要能敵之長，去己之短。只要我不怕敵，敵必怕我。」二曰：「生死似有一定，只要依理努力，用不着過分的憂慮恐懼，致平空生出許多無謂的事，自擾擾人。」是則所誠懇貢獻讀者者也。

「完」

附錄：詩

引言

余五月二十日離方岩，六月九日到雲和，省黨政機關臨時所在地也。余自陸店遇險至遂昌經過，已詳半月歷險記。至離胡庫方岩至陸店，離遂昌至雲和經過，茲摘流離草中詩十二首以實之，遇敵及脫險當中，有詩三首並刊於內，閱者可以覽焉。至流離草中所吟者，均爲予數月來所見所聞許多可恨可悲可笑可泣可歌之事，篇幅較多，容另印爾。

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貽蓀誌

半夜聞警

繁雲散還集，消息時時換。心情寬復緊，一日經數變。急報方岩來，

衆人起夜半。數燈影動搖，繁雨聲續斷。倭寇肆侵凌，浙民遭塗炭。
強弱詎有常，暗黑終明日。鷄鳴思前賢，無爲起憂歎。

別訓練班諸生

訓練難繼續，集會別諸生。無爲惜分散，衆志終成城。歲寒知松柏，
世亂見濁清。還鄉作楨幹，去矣各長征。悲風來東北，四野起秋聲。
他日再相見，重敘離後情。

離方岩行五峯路上

微風吹習習，客子心惻惻。仰頭望五峯，五峯失顏色。機關盡他徙，
窗戶蛛網織。獨人行寥寥，千松動瑟瑟。嗟我此地來，三年曾作客。

時上方岩遊，累觀香市積。倏氛已逼近，欲住住安得。將別情轉親，遲遲向廣陌。

離胡庫敘別地方父老

樓身因亂異，飄蓬隨長風。向晚浮雲散，中庭宴村翁。薄酒敘別意，數杯衆情通。人生幾離合，遍地盡煙烽。家國遭艱危，閭里尙勇忠。今夕爲此會，後時應難同。庭花惜我去，相對故搖紅。

別文昌閣

出門去復來，舉首仰茲閣。層樓何玲瓏，巋然峙寥廓。避地來胡庫，三年此止託。累借友生避，避頗得講習樂。才疎懼顛危，欲寡懷澹泊。

院宅應難住，倭寇風聲惡。去去復何詞，願望增離索。

夕舟至桐琴

風聲晚更惡，夕陽不改好。流離滿路途，轟炸胸如搗。永康得扁舟，載向桐琴道。河水流悠悠，人生殊草草。泊岸聊止宿，隨緣任潦倒。

由端村赴陸店止宿

大路不可行，寇氛更加亟。蜿蜒循山道，輾轉避鋒鏑。傍晚至陸店，農家聊容迹。主人喜客至，欣然展牀席。茶飯移時具，瓜菓無吝惜。猶有古風存，塵懷爲清滌。鄰里苟淳厚，蓬蓽無跼蹐。詭譎藏胸懷，都市豈安適。翻愁倭兵來，中夜起太息。

陸店側遇敵被俘

定業未可逃，山側忽遇寇。將我停道旁，持鎗立於後。疑爲絕命地，盤膝端坐候。聖賢有艱屯，誰能保必壽。所悲數十年，德業無所就。成仁思孔言，淨土佛可觀。生死聽自然，魂魄歸宇宙。正念期正終，內省庶無疚。

苦竹盡失行李

予與蔣祥南等既被俘，行李猶隨行。翌日晨，將發苦竹。至堂中，見予之殘餘書物，拋散於地。知已被竊瓜分，此特其不要者而已。衣物何足道，所惜者，予之筆記本，日記，詩稿，隨記本等，均遭損失。筆記本均歷年讀書心得及撰述綱要，詩稿除已發表及油印者或可查取外，歷年來所寫諸詩均遭損失。隨記則偶有感觸，隨時筆記者。

人事靡定，興感無常。情景既不能重演，亦無法重寫，思之殊不能無悵悵耳。

中堂小駐足，黯然別行李。殘餘衣物在，狼藉拋泥滓。霜饑不復存，稿本亦無矣。中有心血存，詩文歷年擬。情景不再來，興感遂時絕。敝帚寶千金，凡情固難已。詎知國土淪，城鄉同遭燬。同身此作亡，傷心豈獨已。虎狼伺我旁，豺獠時露齒。篇章安足論，尙不知生死。默默竟何言，安命得所止。

脫險抵金山庵

生死若有命，將夕脫魔掌。冒險犯洪濤，中河數偃仰。登岸歷重圍，一夜出冠纓。山色洗塵氣，身心頓清爽。業緣尙未了，煙塵多擾攘。常思再生人，自絕鄙吝想。古寺瞻佛容，更覺悲願廣。

松陽與黃品璇戴逸雲及青工團諸同志聚敘

城外辱迎候，相見情倍親。握手共笑語，爭看再來人。屏息聽經過，脫險若有神。樽酒增客興，數杯席自春。已知生死定，莫忘德業新。青年應報國，中華多煙塵。

到雲和

中午發碧湖，傍晚到雲和。蕙子遠迎候，良友數訪過。同車得所願，共語歎奔波。（推蕙到碧湖接）在碧與希豪蟠雲青儒亦親覓等相陪，并同車到雲和。（風紀善聞少）道路苦淚多，陳詞思無厭，防身畏罪訶。依稀認房樹，昏黃經澗阿。倭塵應清掃，安得揮天戈。

3469

78

1248

本書經浙圖新字第十一號審查通過

半月曆檢記

1

ABC
3
251

19